



楔子

5月的廣州城，天空陰沉得像冷卻下來的鉛，一種用於鑄造子彈的金屬。

印度士兵悉達羅摩（Sitaram）在三元里泥濘的田埂上瘋狂奔跑，滑膩的道路讓他不時摔倒，濺起的泥漿弄髒了大鬍子和赭紅色頭巾。在他早已淪陷的故鄉——遙遠的旁遮普，這個季節從來不會有這麼多雨水。下下停停的雷雨讓他手裏的前裝滑膛燧發槍受潮啞火。這種槍大家都叫她“褐貝絲”，來自英國士兵對妓女的昵稱呼，如今成為他身陷險境的導火索。

早在一年多之前，1839年3月25日，英國陸軍終於下定決心將3萬支燧發槍改裝成擊發槍，分配給常規部隊使用。然而效率低下的官僚機構讓駐紮在廣州的部隊直到1841年底才拿到本土運來的新槍。應該說，三元里發生的事件加速了這一進程。

儘管雨水導致燧發槍無法使用，可士兵們還是設法趕到了一座能增強防禦的土墩上。雷暴暫時休止令他們有機會朝著敵人傾瀉火力，逼迫敵人後退，但無情的雨很快又傾盆而下。達夫上尉帶著兩個裝備了擊發槍的陸戰連正在奉命趕來，可暴雨阻擋了他們的視線。也許這些人等待不到救援部隊了。

悉達羅摩和同伴走散了。他最後一刻看到的，是無數像浪潮般從四面八方湧來的中國人，也許有上千人，手裏揮舞著竹扁擔、鐮刀和不知名的農具，嘴裏發出猿猴般的咆哮，在被刺刀撕開皮肉時又會像鳥兒般啼叫，如同某種笑聲，然而鮮血和痛苦並不能減緩他們前進的步伐。

這些中國人，他們不怕死，不，也許他們不會死。那一刻，悉達羅摩心頭閃過刺骨的恐懼。他趁著機會翻進農田的溝渠奮力

逃生。冰涼的雨水混著泥漿模糊了視線，戰友們的慘叫四下響起，他隱約能聞到海水的鹹腥氣。對，到海邊去，那裏有駐紮的英軍，有如黑色巨獸在伶仃洋蟄伏的炮艦，那裏還有一線生機。

為什麼我會在這裏？

悉達羅摩不合時宜地冒出荒謬的想法。聰明的他從小能讀會寫，本應成為研究天體運行軌跡或者熱帶植物的學者，可現在卻遠離故土親人，扛著打不響的槍，淪為英國人的爪牙。為什麼這一切會發生？他所聽到、讀到、觀察到的一切在胸中劇烈撞擊著，試圖尋找出口。

暴雨中的廣州城沉默不語。在此之前，它已經是一座能與倫敦、巴黎相提並論的國際大都市，盜器、茶葉、手工藝品和花卉都經由這裏出口到歐洲。各國商貿與文化在這裏匯聚，海納百川，兼容並包，充滿了冒險精神。然而對大英帝國而言，廣州不過是通往中國腹地的一塊跳板。它的軍艦已經席捲了半個地球，從印度到新大陸，無不插上了獵獵飄揚的米字旗。而現在，它即將征服這個古老而富庶的國度，將其納入自己永不停止擴張的商業版圖。

自 1757 年起，奉行閉關鎖國的清廷就將對外貿易限制在廣州一個港口。近百年，洋商的貨船只能乖乖停泊在十三行，任由腐敗的官員和捐客們予取予求。廣州成了天朝一條象徵傲慢的門縫，能窺見其中繁花勝景，卻不得其門而入。

1770 年，東印度公司另闢蹊徑，決定開始在印度種植罌粟，煉製鴉片運往中國，中國市場上流通的鴉片有九成便來自於此。法律規定，印度人只能以極低廉的價格把鴉片賣給英國人，大部

分勞工難以從中獲利，繼續處在赤貧之中。悉達羅摩想起小時候吃過用罌粟種子煮熟的土豆，有一種怪異的甜香，讓人久久難以忘懷。

鴉片是罌粟未成熟蒴果被割傷果皮後，滲出的白色汁液乾燥凝固後得到的產物。它打開了通往中國廣闊腹地的密道，如同一場傳染性極強的隱疾，在半個世紀中悄無聲息地腐蝕著這個國家的精神與軀體，同時幫助東印度公司賺取天文數字的亮白銀圓。

追趕者的吶喊漸漸被雨聲淹沒，農田也被甩在身後，城牆越來越近，悉達羅摩已經筋疲力盡。穿過城門，前方出現了一片開闊水域，水邊有一片簡陋相連的竹筏，他知道那是疍民聚居之地。英國軍官曾鄙夷地稱他們為“水上賤民”，然而由於疍民通曉水路，熟悉水性，英軍和清軍都願意招募其作為戰場上的引航人。

悉達羅摩跳上最近的一艘竹筏，腳下猛地一沉。他推開一扇柴門，跌跌撞撞衝進去。屋內一片昏暗，瀰漫著濃烈的魚腥味，令人反胃。他大口喘息，感到肺都要炸開，卻掃見屋內暗角藏著兩對發亮的眼睛。那是一個挺著肚子的女人，披頭散髮，懷裏緊緊摟著一個女孩，三四歲的樣子。悉達羅摩和母女倆對視著，手放在腰間刀柄上，他猶豫了。突然間，一對如黑鐵鑄就的大手鉗住他的肩膀，風暴般將悉達羅摩整個人捲起摔到牆角。那是一個男性疍民，長年海水的浸泡和日曬雨淋，讓他的皮膚變得黝黑粗糙，如同某種南中國海的鯊魚。此刻他瞪著血紅雙眼，似乎準備隨時撲上前去，將敵人撕成碎片。

悉達羅摩從地上爬起，緊緊攥著刀柄，盯住對方的動作，思考究竟有多大的勝算，能讓自己活著從這裏離開，又或者……

……如何避免一場戰爭？

1839年，中國對鴉片宣戰。林則徐從鴉片販子手中收繳超過1000噸鴉片後，在虎門進行聲勢浩大的銷煙。商人政客同時向倫敦施壓，要求清廷以黑市價格全額做出賠償。要知道，鴉片貿易可是維繫東印度公司的命脈，財路豈能輕易被斬斷？皇帝不僅拒絕賠償，更頒佈了一紙禁煙令。時任英國駐廣州商務監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在中國的施壓下崩潰，開始對自己的神志產生懷疑。事情開始難以避免地滑向過激反應。

從表面上看，鴉片戰爭在概念上近乎荒謬：一支小艦隊和只有幾千人的軍隊，對一個擁有3億多人口的帝國發動戰爭。不幸的是，在某種程度上，越是不了解對方，戰爭就越是一行之有效的做法。中國仍然藏在華麗龍袍背後時，被認為是一個統一的、高深莫測的強大國度。但當英國人開始了解大清帝國的實際情況後，顯然，它比原本想像的要弱得多。從旅行者那裏聽到的小道消息給英國人壯了膽，稱中國商人希望與英國進行自由貿易，只是清朝政府不讓他們那樣做。

一場豪賭勢在必行。1840年6月，英國派出軍艦16艘、武裝輪船4艘、運輸艦28艘、陸軍4000人，封鎖廣州口岸後繼續北上，在浙江舟山群島擊潰天朝兵船，將海邊的炮台與城鎮炸為廢墟。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在巨大的文化差異與商業利益面前，尤其是當國家威望與貿易問題混在一起時，狂熱的頭腦難免會形成這樣的一種錯覺：暴力，是諸多糟糕選擇中最好的一個。

悉達羅摩終於做出了決定，他將佩刀緩慢摘下，丟到地板上，發出震響。事情本不至於此，一個家園飽受蹂躪的受害者，

竟然幫著兇手跑到另一個遙遠的國度去欺壓、戕害更多的受害者。這完全沒有道理。他搖搖頭，閉上眼，默默禱唸著神的話語，已經準備好接受一切的後果。他受夠了。

男人和女人以悉達羅摩無法理解的語言激烈爭吵，女孩號啕大哭，聲音蓋過了江面上的汽笛聲。什麼也沒有發生，他迷惑地睜開眼。那個男人用手勢示意他跟著自己，跳上另一條舢板。

舢板在珠江入海口沿岸的蘆葦蕩中穿行，白鷺不時從他們身邊掠過，姿態優雅輕盈，像是在指引方向。一座古樸的水上廟宇就這麼猝不及防地出現，匾額上金字斑駁，爬滿青苔和榕樹虬結的褐色根鬚。

疍民把舢板靠岸繫牢，跳上石階，悉達羅摩跌跌撞撞地跟在後面。邁入狹小廟堂，一團混雜著檀香、燭火、煙味和泥味的濕氣撲面而來。疍民們屈膝叩拜，唸誦聲如海潮起伏。悉達羅摩順著他們叩拜的方向望去，神龕之上，青煙繚繞，一尊慈眉善目的黑面女神靜靜矗立，那是疍民們崇拜的水神媽祖，能保佑風調雨順，出海平安。

不知為何，他因為一場陌生的戰爭被帶到陌生的國度，卻在這陌生的信仰面前得到一絲久違而熟悉的安寧。

一位老婦將一對紅漆蚌殼高高舉過頭頂，雙目微閉，唸唸有詞，鬆開手，蚌殼摔在地上，發出脆響，兩個凸面朝上。眾人齊聲發出嘆息。老婦再擲，這次是兩個凹面朝上。眾人又搖搖頭，竊竊私語，似乎這是某種惡兆。

男人會意，用槳板敲擊悉達羅摩的腿側，示意他像其他人一樣跪下。不知何時，廟裏所有疍民都將目光投向他。那些目光

中，沒有仇恨，沒有恐懼，有的只是包容、理解，甚至同情……

在英國人眼裏，叩頭是一種國恥——他們無法接受英國大使在中國皇帝面前卑躬屈膝。甚至有一種說法，這才是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英國人要求得到中國人的平等尊重。可悉達羅摩有點想不通，英國人憑什麼認為中國應該調整自己的宮廷禮儀來適應他們的自尊心呢？就像軍隊裏流傳的笑話，如果英國人的習慣是親吻國王屁股的話，他們去中國時會要求皇帝脫下自己的褲子嗎？

一股神秘的力量驅使著悉達羅摩緩緩屈膝，跪倒在地，學習著其他胥民的樣子，手心攤開向上，用額頭去觸碰地面三次，卻因為碩大的錫克頭巾而顯得笨拙。

老婦第三次投擲蚌殼，這次終於得到了一正一反。

胥民們終於笑了起來，發出歡呼。那個兇狠的男人也笑了起來，臉上的綫條變得柔和。

雨終於停了。水面籠罩在一團淡藍色的霧氣中，遠處有點點橘色漁火。悉達羅摩跟隨著男人來到舢板邊，他得到了一把木槳，以及從樹幹上解下的纜繩。男人站在水中用力揮手，像道別，更像驅逐，水波盪漾，雙足在泥沙中如蛙蹠扭曲。悉達羅摩愕然，胸中似乎有團泥漿淤積，難以用語言排遣，只能雙手合十，向男人謝別。

舢板搖晃著劃開幽暗的水面駛向軍艦，背後媽祖廟的燭火漸漸隱沒。悉達羅摩感慨萬千，他明白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但似乎一切都在向他表明，人類並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總有一些隱秘的綫索在水下相互糾纏，以無形的力量牽引著時代巨輪

緩緩轉舵。

伶仃洋面上翻騰著臉盆大小的氣泡，霧氣愈加濃厚，竟然接近罌粟花的紫。軍艦的黑色輪廓並沒有隨著悉達羅摩的用力划槳而變得清晰，反而扭曲而模糊。一股古怪的氣味鑽進他的鼻腔和肺部，帶來燒灼的噁心和暈眩。悉達羅摩用力揉搓雙眼，他懷疑自己看到的並非真實的海。

水天相接之處，有一片血紅色的光斑在閃爍、變亮，充滿不祥。帝國的戰艦如燭火中的剪影，在顫動中分崩離析，滑入深淵。海面上浮起的除了巨大氣泡，還有死魚般噼啪作響的燃燒屍體。悉達羅摩終於看清楚，那都是他的軍隊，他的同伴。慶幸自己逃過一劫的錫克僱傭兵想起了賈民們古怪的笑，現在他醒悟了，那或許不只是因為他滑稽的叩頭。

